

听那泉声融琴音

——评“浙百”庆生大戏《二泉映月》

□ 胡晓军

重新认识阿炳

全剧的主线,包括切入与归结,是阿炳寻觅娘亲的心路历程。亲人的缺损、性格的缺陷,导致他对人生、对道德、对社会先是怀疑、后是叛离。但在自我放逐和沉沦中,“寻觅娘亲”一念始终不变,这使阿炳最终寻觅到了自我,寻觅到了人生的根源和归宿。在悲凄的身世、孤苦的背影后,是高贵的心灵,是不朽的艺术。这是茅威涛对阿炳的认知和理解,她透过阿炳枯槁落拓的外表,发现了阿炳鲜活孤高的内心,将其外化为舞台上的仙风道骨。不过,从人到仙必有一段过程,当过程被表演完全诗化,人物可能失于平直,削弱观众的认知力和信服度。与此同时,由陈辉玲饰演的董催弟,在报恩、爱情和母性上力量分配过匀,显得样样似有若无,未能给这条主线增添更重的分量。

但全剧对淡化知音、强化报恩的处理十分明智。因为包括董催弟在内的所有人,虽喜爱阿炳、妒忌阿炳、同情阿炳或珍惜阿炳,却都不能真正认识阿炳、理解阿炳,原因在于



■ 茅威涛(左二)在越剧《二泉映月》中扮演阿炳 图二

作为同时代人,通常无法发现或估量近在眼前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小泽征尔认为,对《二泉映月》这种音乐“应该跪着听”,他的意思大概是,听者惟有长跪,方有可能感悟那身虽卑微、心却高贵的人生。笔者进一步认为,饱经忧患煎熬、身处黑暗凄惨之中的阿炳,也无法阻挡心灵之

光透过艺术之“屏”的绚烂折射,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样生生不息、昭昭永恒。越剧《二泉映月》立意高远,既未想当然地虚构阿炳的爱情,更未超历史地创造阿炳的知音,而是着力于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的联系,着眼于对前身的记取、对今世的认知与对未来的感召。由此可见,

越剧《二泉映月》对于建国三十周年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对于走过三十五年艺术人生的茅威涛来说,其意义远不止于一部剧作,而标示着前往一个时代。

孜孜以求“写意”

其实此行早已开始。试将“浙

“跨界”,为追求“无界”

□ 杨建国

每到暑期,虽然全世界大多职业交响乐团的年度音乐季都已落幕,但乐手们却很少度夏放假。这是因为,城市不能没有音乐,大众依然需要音乐相伴。所以,放眼世界,各种品牌的夏季音乐节琳琅满目,且颇有历史底蕴。如以音乐会和歌剧为主的萨尔茨堡艺术节已举办了90多届,伦敦逍遥音乐会今年更是要举行120周年庆典,爱丁堡艺术节、布雷根茨歌剧节等,也已连续举办了近70年。中国内地各类夏季音乐活动为数不少,但正在形成品牌影响力的,当数上海夏季音乐节。只有5年历史的上海夏季音乐节还很年轻,不过,从刚落幕的2014上海夏季音乐节节目构成和演出效果来看,在半个月里,分两个会场高密度推出的26场音乐会,让人们感受到了主办者为打造“以古典音乐为主题的大型跨界音乐节”品牌特色的努力。

重磅节目 还需费心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上海交响乐团在完成了以古典音乐为主的年度音乐季之后,夏季音乐节显然要错位运营。7月4日晚因雷电暴雨导致转场而在上交音乐厅延迟开演的开幕音乐会,由余隆执棒,文格洛夫、王健、李坚等独奏,上演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圣·桑、柴可夫斯基等的曲目,从听众的角度来讲,显然是年度音乐季节目套路的延续。陈其钢、约翰·威廉姆斯的新作首演,尤其是谭盾的《隆里格隆》动员全场听众打开微信伴奏,虽然活跃了演出气氛,但也只是为音乐会增添了水份而已。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台为营造夏季音乐节“跨界”风格度身打造的音乐会,如安排在年度音乐季内更显对位。当然,上海夏季音乐节既然有“以古典音乐为主题”的追求,以这台重磅音乐会“承上启下”也并无不可,但要进一步形成品牌特色,还需对引人注目的开幕音乐会费心策划。

内容缤纷 提炼主题

在音乐节大幕拉开之后,音乐爱好者们看

到的,确实是姿态各异、多元呈现的状态。莫扎特歌剧《魔笛》以木偶形式表演,BBC纪录片《地球脉动》和动画片《彼得与狼》与交响乐团现场互动营造音画效果,格什温钢琴四重奏的蓝调碰撞、荷兰皇家音乐厅爵士乐团“玩”起的黑人灵歌、扬·提尔森用流行乐队表现“新民谣风”……甚至还有斯米尔诺夫风琴乐团的明朗与欢快等等,不同形式的“跨界”对接,产生了多姿多彩的音响效果,给听众带来的是多元的音乐享受。

如果说,在年度音乐季里聆听古典交响曲,总是要心怀敬意、全神贯注的话,那在夏季音乐节里欣赏风格多元的音乐会,则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夏季音乐节融入木偶、电影、民乐、乡村、灵歌、爵士、流行等元素,并非降低了节目的艺术层次,相反,“多元跨界”传递的正是浓郁的生活气息,因为音乐正是来源于生活。

当然,“跨界”仅是艺术主题,如果能从缤纷的节目里提炼内容主题就更好,如今年的爱丁堡艺术节以“反战”主题贯穿始终,从而更具有整体感和力量感。

跨界合作 追求无界

本届夏季音乐节里,三位国际级女歌手的演唱会,是吸引观众的亮点。美国歌唱家杰西·诺曼虽然是歌剧演员出身,但这次她主要选唱了黑人灵歌;乌特·兰帕擅长把香颂、爵士、民谣等进行艺术歌曲化处理;罗拉·费琪则在爵士歌曲演唱中注入了浓浓的拉丁情调。三位女歌手的演唱会都由交响乐团伴奏,给相对轻松的当代曲目增添了艺术含量。不过,演唱会虽然采取了“跨界”的处理手法,但歌手与交响乐队要达到无缝合作的程度,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跨界”仅是手段,理想状态应是“无界融合”,以不同的音乐类型组合成音乐会的整体,不能是歌手只管自己唱,而乐团只是在伴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季音乐节也给上海交响乐团的全方位多功能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

“黄雀”之后还有谁

——简评“秘密调查师”系列小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后面,可能还有一连串“潜伏者”……

在商界,为利而来的“商业侦探”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棋局里的棋子。于是,“商业调查”这一发端于华尔街已有40年之久的行业,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出身这一行当的“理工男”永城,新近出版了“秘密调查师”系列《黄雀》《卧底》两部小说,揭开了这一行当的内幕。

“反欺诈调查,服务于遭遇欺诈蒙受损失的客户,说不定准备与对方打官司。背景尽职调查,服务于正打算投资的客户,对被投资对象的背景和历史做详尽的调查,查不出问题来皆大欢喜。”在《黄雀》中,作者对这一行业的存在价值进行了定义。事关大宗投资,自然需要谨慎调查背景。于是,围绕“调查”,卷入的既有投资方、被调查方,还有独立商业调查公司、香港廉政公署以及反贪局等各类行业。而各行业代表也

都是个中翘楚。个中翘楚,还有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于是,爱情与阴谋,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故事就纠结地展开了。

永城的《黄雀》一书,文笔洗练、节奏明快、行文能创造画面感。虽然谈不上文学性,但是有很高的故事性。基本上一页书数百字,就推进了情节,改变了人物走向,顺带触及内心。这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他本人就在全球顶尖商业调查公司干了8年,从最普通的底层员工,一路晋升为该公司中国区的最高管理者。其实,他完全是个“理工男”,清华毕业后,又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硕士学位。他最早研究的领域是军用机器人。他表示,由于涉及个人隐私,所以商业调查本身带有擦边球的意味,是在各种利益纠葛的刀尖上跳舞。而他不惜打破行规创作小说,旨在通过商业调查这面镜子,折射快速发展的社会。

禾子

《环路男女》手法老套?

由影评人周黎明编剧、导演的话剧《环路男女》(本名《环路》),最先以英语创作于2007年,近来,该剧被周黎明改编为中文,在全国各地巡回上演,引发两极争议。这出小剧场话剧对于嫌贫爱富、真情假意、高低贵贱、权色交易等中国人心理的两极摆幅,进行了颇有格调的演绎,堪称当今最能触动人心的都市情感剧。不过,作为并非戏剧科班出身的编剧、导演,周黎明在编剧技法 and 舞台调度上并没有赢得一致称许……

4位男女演员呈现8个男女间两两纠缠的关系,该剧戳中人性对精神与物质双重追求途中迷茫不断的靶心,但并不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让观众在黑暗的剧场里反复暗自舔舐。与当下大部分肤浅的都市

情感小话剧相比,它尊重观众的智商,探得到观众的内心。

不过,这出剧目在导演上让周黎明最得意的“四重奏”手法,却被业内人士诟病为“上世纪80年代的手法”。此外,全剧在舞台调度上确无突出之处。“环路既是内容,也是形式”——周黎明说得也没错。舞台中央上方悬挂着一个直径10米左右的圆形的支架,垂下来三片“落地窗帘布”,布上有图,显示地域。如在城市,图上就是街景,如在寺庙,图上就是佛头……按需旋转。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科班出身的编导制作的剧目里,观众已经许久没有感受到如该剧那样对当下社会发出的诚挚敏锐的声音了。 朱光